



直面歷史之鑒

唯人民監督方能跳出「周期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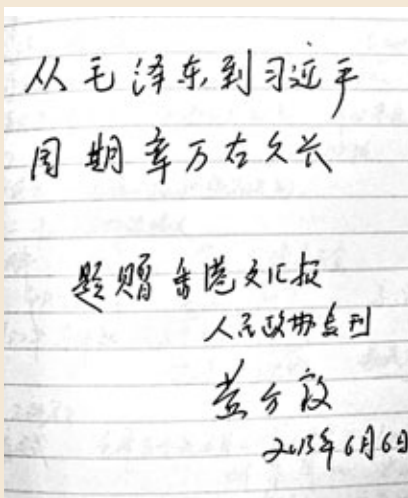
黃方毅

1945年7月4日的延安窯洞，當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為中共能否跳出「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的周期率而擔憂時，毛澤東說「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一場意味深長、石破天驚的對話，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窯洞對」。

中共十八大後，新任總書記習近平走訪八個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專門提到「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關於歷史周期率的一段對話，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恰在此時，黃炎培之子、全國政協委員黃方毅新著《黃炎培與毛澤東周期率對話——憶父文集》出版，「窯洞對」再次引發海內外關注。「窯洞對」68周年前夕，黃方毅接受了本報專訪。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何凡、凱雷

履職政協 代言百姓



■黃方毅題贈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王曉雪 攝

身為三屆政協委員，黃方毅秉承了其父為國諫言的品質，他研究宏觀經濟國策，更牽掛草根民生，獻策提案直指民生國計的核心問題。他說，經濟是症，根在體制，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要發揮與落實人大與政協的作用。

九年前，黃方毅就注意到與公務員相比，企業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太低，並開始做調研，「多年前，北京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平均是1,000多元，而機關幹部養老金平均都4,000左右了，相差太大了。」今年已經是他第九年提交「關於糾正企業退休職工養老金長期偏低的提案」。「現在企退職工能拿到二千了，我心裡挺高興，挺欣慰的。」

有企業退休職工在網上感激地留言：「黃方毅委員，你是老百姓的代言人，不愧是政協委員，不怕丟官，連續幾年兩會提此案！你的名字企退人員永遠記住！」「人民需要黃方毅這樣的政協委員。」但黃方毅謙遜地說，只是皮毛而已。他還將為民生問題不停地建言獻策。



■黃方毅接受本刊記者專訪。 王曉雪 攝

「窯洞對」原始版

1945年，在重慶協助周恩來工作的王若飛登門拜訪黃炎培，並送來剛結束的中共七大的有關文件，尤其是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黃方毅說：「當時國共關係處於僵局，父親拜讀後很想再次推動國共和談，便與幾位社會賢達一起拜訪蔣介石，請求恢復和談；另一方面，通過王若飛向中共轉達此意，於是促成了延安之行。」

也就是在這次延安之行中，黃炎培提出了著名的「黃氏周期率」。黃方毅說，「父親在延安目睹了解放區嶄新的氣象和軍民的精神風貌，深感這似乎是與自己的理想境界不遠了。然而他擔心，將來如何？於是，當毛澤東問父親感想怎樣時，父親就講了『黃氏周期率』。」

1945年出版的《延安歸來》一書如此記述「窯洞對」：

黃炎培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艱難坎坷癡心不改

土改之中，黃炎培也為一些過火行為上書毛澤東。毛澤東寄給黃炎培土改材料，意在批駁黃炎培意見，並介紹陳丕顯與他交談。反右前，毛澤東要求黃炎培回民盟，接替當時沈鈞儒所擔任的民盟中央主席職，但黃炎培婉拒了。

黃方毅透露，「反右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在『文革』後回憶，父親當時對反右運動提出了不同意見，李維漢得知後十分緊張，顧慮會波及父親，讓孫起孟勸他趕快『閉嘴』。」

然而黃家依然受到波及，黃方毅說：「反右期間，我三兄黃萬里被打成清華大學大右派，之後四兄黃大能、五兄黃必信、長姐黃路、四姐黃素回及其曾是地下黨員的丈夫、二姐黃小同之長子，都陸續戴上『右』冠，全家七個右派，黃小同則因為篤信基督而被內定為反革命。」當年還在讀小學的黃方毅因年幼未被波及，但上中學後，有關方面即下令不准他入團入黨。

用心良苦點到為止

1958年10月，已逐漸淡出現實政治的黃炎培邁進



■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在延安機場。



■1946年，黃炎培、周恩來、郭沫若、沈鈞儒合影（從左至右）。黃方毅家藏照片

80歲門檻，他決定動筆撰寫回憶錄，計劃寫80萬字。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該書反反覆覆歷經周折，最後由黃炎培口述大意，時任民建秘書長的孫曉村等協助，民建李文傑執筆，到1964年完成，成文僅8萬字，不公開出版，取名《八十年來》。

黃方毅特別指出，在《八十年來》初版的最後一節中，其父專門提起當年赴延安時毛澤東對他所說的「我們很願意向老百姓學習」、「願意使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中去」、「我們自稱知識階級，實則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我們多一點」等三句話，偏偏不提他與毛澤東之間的周期率對話。

黃方毅說：「父親他確實想到當年的周期率話題，且很想要在即將告別人世之前最後一次提及，但當時整個社會已陷在濃重的階級鬥爭潮流與氛圍之中，於是來了個只提延安其他對話，不提周期率的委婉曲折辦法，以點到為止代替全盤端出，提示毛澤東。」

提及此，黃方毅感慨萬千：「父親用心良苦，待花甲之年我才漸有所悟。」

黃方毅說，父親給毛澤東寄上《八十年來》，之後由於未收到毛澤東的答覆，認真的父親又寄出一信，即他有生之年給毛澤東的最後一信。連接兩封信的毛澤東親筆寫了他十幾年來給父親的60封信中的最後一封：「前後兩信，並附著作、報告數種，均已收到，至為感謝。《八十年來》一書尚未卒讀，其餘均已看過了。高年盛暑，尚望注意保重。」然而寄出此信後，毛澤東閱讀了該書。黃方毅透

露說，據毛澤東晚年身邊的圖書管理員講，毛澤東不僅用心讀過，而且在《八十年來》上用黑鉛筆畫了道道。

「1964年，毛澤東當面告訴父親，已閱讀過他的《八十年來》，但未置任何評論。此時的毛澤東以不言對答父親之不言，以『已讀過』對答父親之『盼賜教』，以不置評對答父親提及當年延安對話卻不提周期率內容本身的提示。」

歷史警鐘悠遠深沉

然而，在黃炎培去世僅半年後爆發的「文革」中，黃炎培的妻子姚維鈞於1968年1月被迫害至死。「母親以生命的代價，『驗證』了其執筆的周期率！更再次以生命的代價，證實了破解這一周期率之艱！」黃方毅痛地說，「『文革』中我家除母親被整至死外，我五兄一家三口也死於非命。這都是我家對歷史的付出。」

68年後的今天，歷史的警鐘愈發悠遠而深沉。黃方毅認為，周期率是一面歷史大鑒，人民監督是鏡照之後的自警自勵措施。周期率總是作用於發展大勢的順境之中，這正是難以跳出的原因所在。「周期率是一柄雙刃劍，它可以導致人亡政息，亦可以催人自奮。」黃方毅感慨地說，「從革命戰爭年代到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人民監督，貫穿其中的就是一種歷史憂患意識——只有敬畏歷史、敬畏人民，才能跳出周期率。這是難能可貴的。」

三代民主人士 愛國情懷一脈相承

作為著名的民主人士，黃炎培親手創建民盟、民建兩大民主黨派並擔任首任主席，從年輕開始即活躍於社會政治舞台，卻始終堅持不做官。1931年淞滬抗戰，黃炎培發起成立上海地方維持會支援前線。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國共合作設立國民參政會，黃炎培作為國共之外的社會賢達當選國民參政員。

黃方毅說，「1941年，父親又與其他黨派共同發起作為中國知識分子團體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並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他聯合胡厥文為首的遷川工廠聯合會等創建以實業家為主的中國民主建國會，並任主委直至去世。」

為困局中的中共「搭台唱戲」

黃炎培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的誼友」，而最早代表中共中央與他聯繫的是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黃方毅告訴記者，「徐特立是父親的學生，1938年，徐特立在武漢兩次拜訪父親，二人相見如故。之後，隨著父親對共產黨了解的加深，開始為處於

艱難中的中共友人『搭台唱戲』，在此過程中，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都結下了友誼。」

對於「搭台唱戲」，黃方毅解釋稱，主要是指父親協助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國統區公開亮相，宣傳中共政治主張。

1938年4月的武漢抗戰烽火正濃，第二次國共合作剛剛開始，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秦邦憲（博古）、鄧穎超、王若飛等代表共產黨加入國民參政會，這是經過土地革命戰爭後共產黨人在國統區的首次亮相。在當時具有廣泛影響的生活書店，黃炎培請來鄧穎超主持茶談會，周恩來、董必武等共產黨參政員集體赴會，先由黃炎培講演，後請周恩來作報告，會後，周恩來的講演被廣泛傳頌。

黃方毅回憶說，「從武漢會見開始，在國民參政會內外，父親與共產黨人開始配合，力促抗日。1940年，周恩來從延安到達陪都重慶長住。不久，父親創辦的中華職教社組織的星期講演，請周恩來作講演，這是共產黨在重慶陪都的第一

次公開亮相，幾千人站滿巴蜀中學大操場。這場講演在當時的陪都重慶如同一聲霹靂，轟動山城。之後，陳立夫來信詰問。父親回答，此論壇向各方開放，如君有意，也可來一試。陳無可奈何只好作罷。」

三代同心不懈追求

而作為黃炎培的後人，黃方毅是連任三屆的「資深」全國政協委員，黃方毅的侄子黃孟復亦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三代同心，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盡心盡力。

談及此，黃方毅說，「從第一代到第二、第三代，雖然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但是我們黃家人對黨對國家的感情一脈相承，對民族對人民的責任一脈相承，對中國經濟興旺發達，立足於世界強國之林的夢寐以求與不息探索一脈相承。這是幾十年與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係的歷史承襲，也是與時俱進的代代演進的歷史結果。」



■安兒胡同全家照。